

南發運使具舟送之

一作至

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

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其藁進示不洩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䟽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

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一字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無一字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

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閱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

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  
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  
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  
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  
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  
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公一作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  
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  
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  
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  
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

一作成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  
命公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  
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  
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  
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  
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  
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  
有二三一作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  
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有

鳴呼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末子之裊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謬誤又注悞字云上同禮部韻始以誤為謬以悞為欺居士集第二卷鎮陽讀書詩云悞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悞字蓋以悞悞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勅書洙於字

學最精其書悞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人多改  
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  
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  
當以碑為正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三

碑銘二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  
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  
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  
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  
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  
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  
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  
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登龍神宮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  
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  
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  
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公可任  
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  
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  
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  
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

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

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



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  
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  
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  
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  
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  
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  
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  
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  
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

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  
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  
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  
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  
金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久無  
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  
法不知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  
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  
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  
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

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  
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  
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  
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一作於  
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  
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  
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  
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  
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  
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

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  
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  
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  
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  
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  
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  
紀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  
國公祖諱玄追封邗一作邗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  
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書一有中追封魯國公謚曰  
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

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  
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  
次曰咸庶一作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  
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襄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  
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  
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

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了亮以  
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  
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  
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  
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  
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

而為韶人榮至於褒卹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  
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  
以閱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  
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  
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  
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  
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  
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柱國始  
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  
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

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  
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  
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  
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顛縣尉書判拔  
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  
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  
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䟽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  
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

中國戢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一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

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一本本作右領軍  
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  
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  
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  
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  
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  
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  
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毋沮其善意累  
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  
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

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  
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  
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  
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  
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  
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  
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  
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  
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  
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

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一本作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判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

負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上族孫一本有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馬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韶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武恭公碑

河南密

此下一有縣字

過險

一作過險

號其軍

一作玩今

其能捕一軍

余襄公碑

曾祖諱從祖諱榮父諱慶

如此本

兵馬鈐轄

鈴字上一有都字

某甲子

一作乙酉

成山

一作成山

猶留

猶字上一有然字

一作

某衛將軍

州一作州

雅

嘉之

一作嘉

廣東西

一作南

入海

一作

峒

太常寺太祝

一作評事

皆適士族

一作外郎

長適職方

屯

書省校書郎

孫邵次適宿州

州觀察支使

周燕次適

祿

幼

孫男四人

一作隆太常寺

奉禮郎

昌皆大理評事

嗣

京

太

加詳蓋刻時所增

石本所書較集本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  
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  
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  
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  
治章句獨慕古人竒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  
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一作于酒然  
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

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竒而不知其才之有以  
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  
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第一有真宗推  
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  
竒之謂曰毋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  
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  
為政也縣有治聲一有用薦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  
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  
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有一

謂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  
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  
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  
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  
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二字無河東陝西之民得鄉  
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  
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  
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  
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  
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一作歡及聞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難

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貲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

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為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字無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字無吏部考此一字無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壁州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

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一本有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段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墜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一字有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一字無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其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

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  
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  
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  
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  
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官至尚書屯  
田貞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既  
能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  
既不能祠君子一作漢之一字無旁而其墓幸在其縣  
余合地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

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賜一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  
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  
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  
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  
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  
請曰銘之藏誠一作者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  
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

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

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作常與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

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



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  
開封府士曹叅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  
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  
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毅作好學問事父母孝與  
朋友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  
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  
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  
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  
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惜一作而止之君曰我  
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

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  
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  
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  
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  
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  
不自勉或死而泯沒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  
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  
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  
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  
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

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乃遷  
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合母宋氏京兆一作  
司氏未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  
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  
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  
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  
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  
一作竹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  
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  
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  
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  
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  
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  
厚孝謹多材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  
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為  
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  
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

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為強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

守是州予薛氏婿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為表于其墓既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敬急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

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脩嘗  
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  
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  
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  
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  
族禮義達于一作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  
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無一  
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  
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  
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

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  
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交也君為吏廉貧宗  
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  
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  
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  
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  
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  
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  
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  
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

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云字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一作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博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一作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

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一無山水竹林一作茂樹竒花恠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

其府推官一作察推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  
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  
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  
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  
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有  
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  
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  
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  
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  
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  
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子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  
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  
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  
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  
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  
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連處士墓表羅氏本葬安陸蔽山之原諸本以陸為陵朝佐按安州安陸郡其倚郭有安陸縣應山乃鄰邑今從羅本

石曼卿墓表然好一無然字

連處士墓表連處士此下有者字

張也田墓表幸其疾三字上一有特字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清原鄉原一作源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五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冶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  
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  
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  
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  
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  
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



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祕書丞知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為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紵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一有不母為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讀十一有年二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火迹其來自某

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為此無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

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為君立生祠如皐民不農桑以鹽為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為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皐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為御史會君卒

君平生所為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為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為太常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一作年九月庚申公餗等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一字無上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

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士為周官久而以  
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  
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  
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  
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  
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不  
墜益彰其執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  
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

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子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  
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  
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  
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  
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  
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  
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  
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  
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  
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

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  
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  
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  
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衡  
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  
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  
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  
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  
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  
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調

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  
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  
司理叅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諲曰說  
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  
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  
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  
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  
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

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  
府君為右羽林軍軍字無將軍府君諱拱字某某字無其

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

明經為建威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

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

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

班借職再遷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

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

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

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

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

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

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

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祕書

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襄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

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

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

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

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

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  
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  
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  
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  
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  
十有七年廬陵歐陽脩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  
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  
士之為善者雖堙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  
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  
勉哉蓋古之為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  
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  
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  
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人後  
為泰州如臯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  
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  
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  
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  
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

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字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試有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己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

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  
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  
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  
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  
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  
脩述

###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  
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  
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

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  
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  
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植以庇而為  
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  
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  
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  
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  
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  
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  
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



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  
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  
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矧也  
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得則知不求而死者  
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常求其死  
也回顧乳者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  
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  
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  
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

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  
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  
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  
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  
綿二州推官又為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  
之龍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  
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  
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時治其家以  
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

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  
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

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

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

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

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

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

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

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

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

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

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

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

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

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

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

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

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可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  
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九食實封一千二百九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  
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  
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  
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

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  
編校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  
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  
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交悌兄亡服喪三年  
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  
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  
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  
所成就其後天子憲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  
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  
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

剡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刻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

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十人旣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旣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

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家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儕皆舉進士

曰思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周君墓表諸本皆作君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朝  
佐竊謂篤行君子正賴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  
字鄉里乃為考春陵志悉書之

錢君墓表悉求一作賢行

唐君墓表父諱謂一作賢行

胡先生墓表景祐明道一作明道於京師一作於

瀧岡阡表吾始石本作吾

丁君墓表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也一作已曾祖諱輝祖

諱諒父諱東之一本如此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六

墓誌四首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  
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其

此一無科能字

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  
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  
於河南今為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  
州銅山鳳翔麟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  
垣主簿遷汝州梁

一有懷州武陟二今又遷蜀州軍

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十數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

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

葉鄭州之滎陽縣一有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

州皆有政一作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

冠得疾一有及寢而三字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

十一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

縣太君妻張氏壽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冲淑沂泳

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

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民

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

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

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

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

思一作歿也見編斯一作知也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

夫一有銘曰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

久窳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

孰當其興在子與孫一子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  
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  
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  
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  
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濟其爵陳留伯至  
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  
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  
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

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  
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  
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  
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  
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  
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  
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  
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  
在位莫如脩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  
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

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  
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  
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  
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  
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  
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  
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  
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  
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

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

一作

禁密花透背

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  
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  
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  
職言又言有司多此字無求上旨一字有從中出而數更  
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  
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  
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  
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竄容幕于京師以喪南歸三年召  
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

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脩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壯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

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負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一有劇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徃徃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

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墩物列墾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櫛纚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入哭其堂梳無新衣然平生有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無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也也字  
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能乃下版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意公之

何多歟繁于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葬其嗣子某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

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

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  
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莚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  
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  
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  
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  
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  
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  
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  
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

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令  
天子叅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  
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  
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  
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  
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  
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  
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  
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  
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

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

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一作夷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

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闕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一作詢詢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許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

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其一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人一入於規矩徃徃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

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

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

一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

終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竒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叅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一作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



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贈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各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尚書學士直學士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為濰州司理叅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叅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為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為吏所至有能名京

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  
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為言詔書褒美在閩州  
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為博士時其弟愈猶  
為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  
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  
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  
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為恨已而其子唐  
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  
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  
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

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為秘  
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  
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  
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  
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于青州益都縣仁  
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為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  
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尹公墓銘榮陽

此下一有  
二縣兩字

及寢

一作  
反寢

朱生

一作  
公佐

朱公

善

此下一  
有政字

謝公墓銘終始

一作  
終始

薛簡肅公墓銘後世譏我

譏  
作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七

墓誌五首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

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三百戶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

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

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

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

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

此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

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一無此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

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没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得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一有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知節才可論又十字傳潛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正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一作可者

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

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一有以金

字三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踈

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

浙轉運一有副字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

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

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一作人奔喪

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

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

與秦州曹瑋一作瑋行胡蘆河路一有無可出兵無沙行之

阻而能徑八字無此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

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

貶一作左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天聖元年拜

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

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

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

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

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

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

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

于官公好學有文尤正無此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竒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始復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二字無此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

丞次曰寶臣皆皆無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一字無此加拜一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九一作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葬于宣城縣銘曰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為困于翼飛中垂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終尚書都官負外郎歐陽公墓誌銘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

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擲蘭陵夫人

一作蘭陵人

字蕭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迨封潘原縣太

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脩為叔父脩不幸幼孤依

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

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

知太夫人言為悲一作哀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

家江南偽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

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

以歿公以字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

隨闋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

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

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

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脩泣而書

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

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

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

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

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

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

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子



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  
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  
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  
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  
決者三十六人一有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  
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為  
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  
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  
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  
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為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

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  
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禪而止然諷轉  
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  
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  
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債春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歸于明通退而無  
怨言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  
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  
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  
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

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涕  
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  
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  
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  
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  
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

墓誌銘

代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

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  
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此貲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  
其有以調人之急及公而貲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  
為政其利可以調天下貲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  
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  
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  
其民曰令欲為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  
可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還  
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  
曰使我為令暮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

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  
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為諸縣最歷  
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  
田者言旱不為灾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  
潁州司法叅軍州民藥氏為盜會赦出入里閭操弓  
矢為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曰  
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  
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  
之吳江江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其年某  
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

務賙人緩急而為性寬靜沈默

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為不屈其守左

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笞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  
為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

留郡太君子男十人

一午卒女二

一作

人一

無卒

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  
蔣成鄉栢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璧右侍禁  
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  
班殿直次拱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  
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戶叅  
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

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負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  
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一有於是又知非  
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又在於世亦不  
可得也一有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  
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  
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  
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

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  
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  
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  
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  
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  
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  
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坐  
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  
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  
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

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身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盟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子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徃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

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有且字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度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

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靈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得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恠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

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  
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  
考其不在斯文

居亡集卷第二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甲辰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朔八日孫謙益校正

**梅公墓銘**

於許

于許一作許

見其

其

時邊將

三字上一

**孫先生墓銘**

聖既歿經更戰焚

一作聖人既

沒經更焚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八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

以錢二百千為其贖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  
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  
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  
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門應對為事非古取  
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甘為學及其亡也君  
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  
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  
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  
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  
而亡媪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賊吏難之皆曰海有

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  
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  
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  
日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  
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  
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  
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訛之果伏衆莫知其  
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  
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  
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

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  
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  
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  
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  
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  
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少一作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一作杖  
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

以此慰其父母

###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  
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  
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  
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  
氣自豪予少家隨州一有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  
為童子一作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

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

一作已能

知夢升為可奇其

後七

一作八九

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

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

疾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子時謫

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

握手噓噓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一作自若

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

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

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

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乃字我羞道於世人也

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

曰子知我者一作子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字博辨雄

偉其此一無字意氣奔放猶若一有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

志雖困而獨其一無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

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一本改欲以字為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

鄧者皆俗吏一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

其所有常快怏怏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于

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

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

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溫氏男二女將以慶曆

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一作先塋之側其弟渭

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一作子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

一作距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

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

一作紀

穀城孔子廟碑

所謂狄君粟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子文及其已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虜予良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鄉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為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加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

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鄧以一二數之  
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  
賄污令而為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  
便君之政者徃徃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  
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  
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  
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為兵有告  
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  
民能自伸此令養一有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  
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愛我是歲西北初

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云當驅以  
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  
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  
朝廷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  
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  
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  
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  
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  
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  
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

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  
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  
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  
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  
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  
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四字無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  
其三尚幼其一其字無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夭吾在人宜有後銘于  
石著不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  
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一有夫人趙氏質夫生  
四歲為殿直公為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  
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  
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  
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  
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  
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  
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  
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

為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  
之六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  
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之  
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聚皆無子不幸短  
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人  
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  
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  
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  
舜而瞽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  
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懈為簡

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  
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  
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  
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  
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  
質夫之賢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君一本上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  
經為潭州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



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叅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鬪訟徃徃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吏者民必自言

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及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子皆以薄而必均夫人閻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溱皆舉進士溱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秘書丞溱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溱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贈兵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正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

賢院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  
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  
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  
逾一作遠彌昌知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  
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  
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  
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

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

古一作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

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

易而此一無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

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

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

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

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

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

友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

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  
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  
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  
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  
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  
與邊臣一作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  
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  
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  
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  
作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

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  
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  
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  
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  
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  
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貶崇  
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  
陽求醫疾革隱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  
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  
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

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  
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  
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  
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  
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  
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  
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二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黃夢升墓銘**後二年一作後二年飲之酒之一獨其文章

未衰也一作文章獨未衰一作章因為一作乃為

**又別本**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

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  
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為江西大族自其

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施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隋州夢升從其兄官于隋予時為童子見夢升年十七八眉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已能知夢升為可竒其後八九年與予皆舉進士于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解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予時謫夷陵令適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能識久而握手吁噓相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自若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又二年予徙

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乃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以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笑曰獨子知我者也乃肯出其文其博辯雄偉意氣奔放猶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其文章獨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

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  
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  
南陽集凡若干卷其娶溫氏生四男二女以其年  
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側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  
兄患世之莫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乃為  
之銘曰

予嘗喜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辭曰子  
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閱然滅泯未始不諷  
誦嘆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  
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夫歸咎徒為

### 夢升而悲

#### 與黃渭小簡

脩啓多事不及周謹鄙文或可刊石望只依首尾  
不須添他語亦不必平空及不用官銜惟書刻人  
欲署姓名無妨墨本乞三五紙乍別保愛脩再拜  
叔祖夢升學問文章五兵從橫制作之意似徐  
陵庾信使同時遇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  
得人間四十年尔使之白髮角逐於英俊之場  
又未知與歐陽文忠公孰先孰後也夢升既乖  
悟不逢嘗以文哭世父長善云高明之家尚為

鬼瞰子之文章豈無物憾蓋自道也安世十三  
弟秀而不實使人氣塞於今孫曾特多英妙之  
質力學不休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紹聖元年  
五月諸孫庭堅記

右黃夢升墓銘公年三十八所作真蹟今藏興  
國軍吳氏字畫端麗雖似淨本然亦間有塗改  
校今衆本凡增損異同七十餘字疑公後嘗修  
潤或傳寫差訛今錄示後人併以元帖并山谷  
跋附焉

伏君墓銘至君

一作君至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九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達  
祖諱璵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  
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  
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  
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  
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



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為明  
約束止佞歎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  
更立至今用一作以為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  
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  
負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為提點福建路刑  
獄察獄之寃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  
冲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御史考其課為天下第一  
遷司勳負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  
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  
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一作乃復起為比

部負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  
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  
猶習故態苟簡弛壞一作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  
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  
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  
實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  
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  
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輒囚辱侮慢一作辰鼎澧一作  
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  
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

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  
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嘲狃拉觸驅而遠  
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蹙駭起而  
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  
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  
動一聽君所為而蠻亦卒無事復為司勳負外郎判  
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  
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  
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  
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為司勳

負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為人  
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  
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曰喻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  
賦而君常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  
一有費字必為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  
守官不為勢牽一作奪不為利奪一作奪為青溪主簿時  
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世字號強吏喜負其  
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  
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  
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

蒙正與莊獻明肅

一有皇字

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

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

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萬斤君為轉運

使時三司請益益無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

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柰何增

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

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

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其事一作某三司使欲用其

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

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

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

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

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

卿真卿亦早亡敞今為大理評事放鳳翔府推官皆

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

是將又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

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  
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  
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  
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  
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臣子雖死不  
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  
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  
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  
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  
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

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  
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  
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  
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  
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  
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  
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為可用而世多  
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  
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一有楯也蓋世未嘗用其  
術爾然公素剛刪直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

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

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竒之召試不赴拜著作

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  
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  
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  
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  
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為人廉潔  
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  
不及也公一有諱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  
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字又娶王氏  
太原郡君一有六孫景略景亮景護景道公卒之明  
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

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  
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  
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嘗與公  
爭議一作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  
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也  
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揚氏有來其一作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  
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  
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  
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

顯一作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  
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  
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  
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弗迷昭  
穆縣聯公其歸比一作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  
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  
信為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  
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為留後後召以為宿州刺史保

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宸以西頭供奉官監  
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  
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  
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  
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  
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為  
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  
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  
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為發運使以峻  
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

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  
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  
近溥嘗夜拏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  
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  
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  
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  
舉者二百餘人徃徃為世間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  
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  
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  
贈其此字無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

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材今為尚  
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  
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畋以其喪

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揚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邊陲桓桓侍屯

國彛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  
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  
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畋為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



君胥氏皇祖諱其皇曾祖諱其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一有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竒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

以誌諸後世

一有予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字

乃為次其世而作銘

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為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密曹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監田夏維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維逢饑舖粟不殍襄功勸吏天子有詔維人染癘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一作太宗時脩仲父府君始其後為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一有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一作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一有遠曰如詔一作制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一有他索其案得一有金銅器十數

府君坐鞠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一作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負無關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作有龜山自京師王用浮屠臂禱雨官為起寺於一有淮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無四方又誘民男女

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

者幾百一作常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

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叫號不得免一作而

得免府君聞之驚一作駭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邪盡捕

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

一作而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負外郎三司戶部判官

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

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前為

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

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

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

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其所曾

祖諱某祖諱某偽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偽唐屯

田負外郎娶米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

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儀一有美治身儉薄簡言

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一作常坐如對大賓終

日不少懈一作色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

不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

使者相襲久而不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今上

變府君至則歎曰

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前為

以市舶司物代

其利三倍

前為

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前為

以市舶司物代

其利三倍

前為

轉運使俸錢其利三倍前為

以市舶司物代

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一作會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州自  
王傳死子時敗臣干楊自梁迄周廬陵偽邦歐陽是  
家世以不章彰一作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  
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  
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  
祖耀卿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平牛衛大  
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

於唐河婁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  
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  
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  
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  
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  
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  
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  
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日某日以疾  
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  
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

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明一作州糧料  
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  
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虢澤沂六州皆有  
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  
析纖密自前世功利公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  
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  
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  
為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  
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  
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

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中丞孫祖慶庫部  
真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其年某月某日  
葬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  
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歟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  
厥聲以振忍生而耻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  
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  
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  
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劉君墓銘起為一作起

揚公墓銘舒州一作徐州以其喪歸于河南一無其

歐陽公墓銘左巡使三字上一偽唐一作南

居士集卷第三十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  
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  
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  
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  
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  
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

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  
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  
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  
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  
故其此字無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  
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  
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  
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  
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  
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

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禁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  
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貴  
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  
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  
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  
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  
是議徙內地公䟽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  
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  
是止徙道州王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  
人公䟽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



脩德以塞譴入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  
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  
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  
一有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  
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  
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  
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雖其其一作其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  
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墾地收租緡絹  
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

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  
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玉則  
反貝州兵圍之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  
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  
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  
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  
毋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一有平生所  
卷十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  
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  
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後湖錄事參軍驥

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友  
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  
州之襄城其鄉其原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  
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  
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一作子璿子諫子  
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終也子駿子雲皆  
為大理評事子諫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  
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縉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悔仁能勇於  
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悔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

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遂  
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  
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字學通  
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  
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  
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  
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  
天子驛召君見便殿對會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

直隸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  
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  
酋豪君乘其急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  
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  
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  
險恃阻如捕猩猩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  
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  
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  
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  
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歲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

幾信可立也

北字無

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

一作

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尫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  
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  
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  
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  
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  
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  
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  
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  
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

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  
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一抄  
一作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  
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  
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  
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  
奪羊一作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  
君言夏人遠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  
所掠則孟香下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  
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

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  
卹其家以其子焯為一字有字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  
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  
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  
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  
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  
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  
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  
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尚國滅杜氏北  
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昭給事中祖諱

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宗贈尚書  
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  
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  
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  
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  
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  
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  
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  
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  
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  
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推不折其終一節  
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  
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  
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  
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  
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  
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

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號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

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答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答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

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寃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

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爲錄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女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侯而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

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  
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  
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  
某鄉某原鄉一作神陰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  
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  
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  
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  
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  
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  
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

令

兼一有字

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

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

掌書記

一作推官

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

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復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

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

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

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

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

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

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陸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

有失火者使嗾心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在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

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為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考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

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一作敢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出語及仲淹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

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  
徃徃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  
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  
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  
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  
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  
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  
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  
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  
明屈為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

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  
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  
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  
至以為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  
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  
皆以為為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  
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  
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為必無  
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為然皇祐元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

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  
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偽  
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  
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  
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  
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旣徙鎮  
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  
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  
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  
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

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  
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謹  
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一作次  
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  
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  
校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  
人旣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  
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  
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子輔藩  
一作藩輔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  
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愈一作遠彌長

居士集卷第三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待制墓誌知建安縣建本吉本同而蜀本衢本  
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朝佐按仁宗實錄杜杞傳  
作建陽今從之

**張公墓銘**

讀于一作於一作新人有進上一作人之乃以為一作乃以

公二字工部尚書空一  
**杜公墓銘**四十六一作四十六一作六

**程文簡公墓銘**八年以後起居江此下一有二告其

軍一作告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一

墓誌五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父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

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  
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  
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  
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  
公為人尤潔廉自剋一作刻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  
為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  
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  
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  
天下國家以為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  
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  
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

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  
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  
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  
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  
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  
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  
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  
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  
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  
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



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特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

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卜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宗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敵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

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  
遂一作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  
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  
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  
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  
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  
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  
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  
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馱西兵之久出而民  
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

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  
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  
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  
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  
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  
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  
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  
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

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  
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  
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  
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  
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一作亦罷以尚書左丞  
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  
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  
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  
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以好  
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

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  
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  
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  
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  
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此字無不足者  
歟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  
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  
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  
夫人子男曰誥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  
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

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  
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  
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  
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  
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  
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  
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牲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耇  
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  
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蔽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此一無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

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暮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此一無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徃徃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子一作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澗

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爲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

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

不欲仕哉居其

此一字無

官不得行其志食其

此一字無

祿而

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爲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

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

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

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

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官而

堯臣有名當世今爲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爲

太子中舍君旣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

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

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  
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養吾體仕  
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一作康彊無恙以  
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  
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  
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  
爲之一本上四字作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

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  
其父曰吾夫屈於少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  
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  
材若惜一有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  
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  
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  
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  
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府一有爲開封人自君之  
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

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  
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棗陽尉非所好也  
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  
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  
務君狀貌竒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  
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  
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  
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於久安尤而一作困  
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  
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

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  
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堦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  
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  
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  
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有繼罷去天下事  
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  
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  
所激徃徃驚絕又喜行狎一作書皆可愛故其雖短  
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  
其所傳而喜徃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



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二得湖州長  
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  
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必將作監主  
簿次日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絃次尚幼初君  
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  
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皆顯列于朝而  
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  
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  
以為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為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為胡不反子之

歸豈彼能兮一作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  
世以顛擠荒孰問兮一作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  
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  
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一有能  
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  
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無  
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  
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

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  
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  
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  
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  
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此一無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  
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  
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  
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  
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婿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  
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

紳中客為御史所彈公以預一作

預

坐客貶知濠州徙知

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其學問經術  
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  
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  
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  
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  
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  
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  
與鄭獯同保人有告獯冒祖一有毋禫者法當連坐主

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為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左有古法著

易傳十篇

一無此五字

其他

一作所為

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

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成兵驕前為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非其人邪取其一二一無此字冥于法餘悉不問由一有是二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筭緡使得糴旁郡而一有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甚衆有司上其最一有為京東第一五字降詔書褒美一作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

皆當世要一作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

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一作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

臣某官

二字無

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誥誥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祁公墓誌銘衢閩蜀本皆作娶相里氏司馬公記聞亦然惟羅氏并吉本以爲李氏近歲吉州教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階朝奉大夫惟羅氏本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道碑作怠於久安朝佐攷公集怠迨殆三字似通

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穀城縣夫子廟記見者殆焉此亦以怠為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迨為殆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杜祁公墓誌銘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遂乃一工書

畫蓋心畫之畫一本以其用俗書畫字遂削去

蘇君墓銘太子太師此下三字有祁文章一文華所作

好其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二

墓誌七首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  
公墓誌銘 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礪山礪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

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  
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  
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  
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  
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  
用事無敢指言者其<sup>一</sup>有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  
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  
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  
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  
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  
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  
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  
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  
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  
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  
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  
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  
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



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棄其未定

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

其餘而積於有司者又有一字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澠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澠乃止益利變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

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眾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秋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徃徃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

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叅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交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

集五十一

六一作

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

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

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

一無某官二字下同贈

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曠某官父諱瀆某

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

鄆鄭一作國

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

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

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

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

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

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  
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  
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  
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  
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于百寮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閔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

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  
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  
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  
之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  
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  
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忖持一作度不可守不發已發  
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  
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第時吳氏兄弟名  
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

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脩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

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為冤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隲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豎子即可一作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潛名號誇

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  
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  
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無  
此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  
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  
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  
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  
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  
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  
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一作公直乃復以為樞密

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  
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  
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  
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  
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  
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  
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  
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  
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  
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

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  
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  
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  
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  
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  
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  
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爲  
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  
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  
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

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  
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  
奏疏論之廷有朝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  
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  
遂警旣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  
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  
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  
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  
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乙卯一作卒于位一有二字詔  
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

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  
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  
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  
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祕書省正字安厚  
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  
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  
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  
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蹶躅不安自言子班父前  
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  
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

踈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  
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兵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  
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始來  
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  
于一作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  
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告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  
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  
廷臣汝剛而直來汝子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  
之憂帝爲咨嗟公其以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



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方宴禁中為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謚曰某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寢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

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勗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內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為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為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為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

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爲兒時上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

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旣薨得其遺藁之末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

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鬪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在三班院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爲

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爲三州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爲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九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

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適皇  
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  
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以  
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  
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  
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  
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  
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  
間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

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曷又贈之金璫附蟬  
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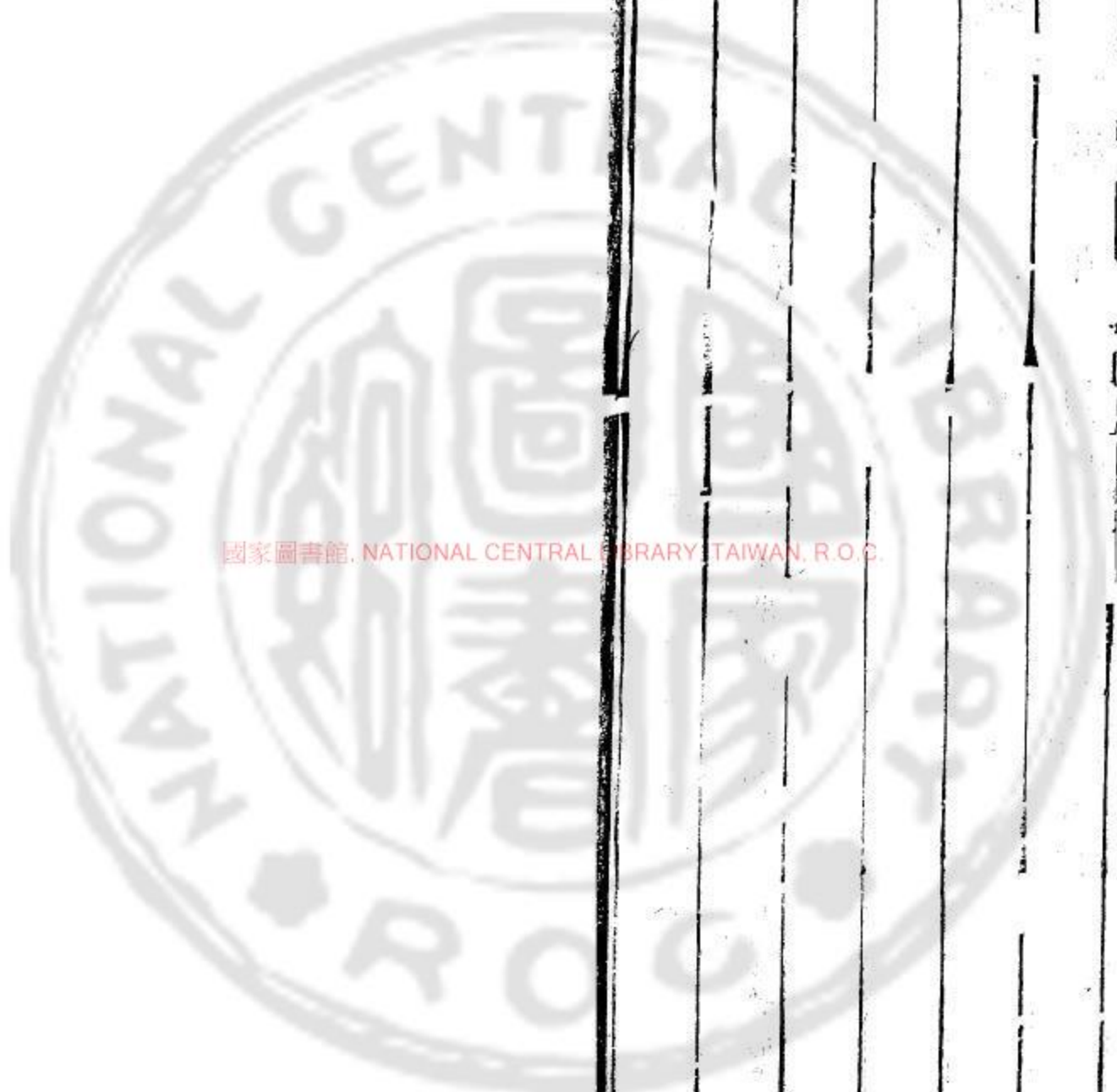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文安公墓銘封曹國封字無

吳正肅公墓銘才識兼茂明於體用一作賢良方上

顧上一作州故多盜州蔡留守司守字無本邦一作邦

李留後墓銘即以其年  
其一年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  
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  
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  
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  
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  
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



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  
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為漕渠一尺  
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  
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  
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  
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  
愛思之公為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  
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  
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  
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

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  
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  
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為憂叅知政  
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為江淮兩浙荆湖發  
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  
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  
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  
月京師足食既而嘆曰此可為於乏時然歲漕不給  
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  
於風波遠近逢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

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為判官已而為副為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叅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

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為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



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闕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此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社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

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海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

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滄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滄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滄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滄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

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  
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  
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  
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  
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  
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  
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  
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  
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  
賊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顧毀譽

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  
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為法其為轉運  
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  
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  
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  
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  
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  
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  
為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為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  
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

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  
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  
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  
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  
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  
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  
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  
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  
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  
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

人次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寔皆將作監主  
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  
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  
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  
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  
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 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謂一作

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

八月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二字一作哭

如前日益多而其充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

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

子增此字無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

一作宣城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

人也一作堯臣自無其家世頗皆字有能詩而

從一作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

童兒一作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

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

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閒肆平

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

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

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

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

譏笑謔一發一有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

君子者也初在河南時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

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  
諸生講論道一為雅頌風雅一作以誦詠聖化乃得國  
子監直講三年冬拾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  
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宜亦不報  
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  
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  
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  
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  
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  
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

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  
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  
再娶刁氏封某一作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  
曰龜兒一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  
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  
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  
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  
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此一字無不以矜  
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  
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  
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  
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  
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  
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叅軍

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  
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  
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  
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  
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知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  
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  
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  
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  
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  
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

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  
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為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  
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  
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  
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為深切  
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  
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為立後還其貲劉  
氏一有因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  
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  
夫始相慶以為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

自以為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  
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

于其所

一作陽夏鄉之原

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為

理

一作治

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

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

郎妣李氏始

一作隆

平縣大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

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

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

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

曰懋簡并州司戶叅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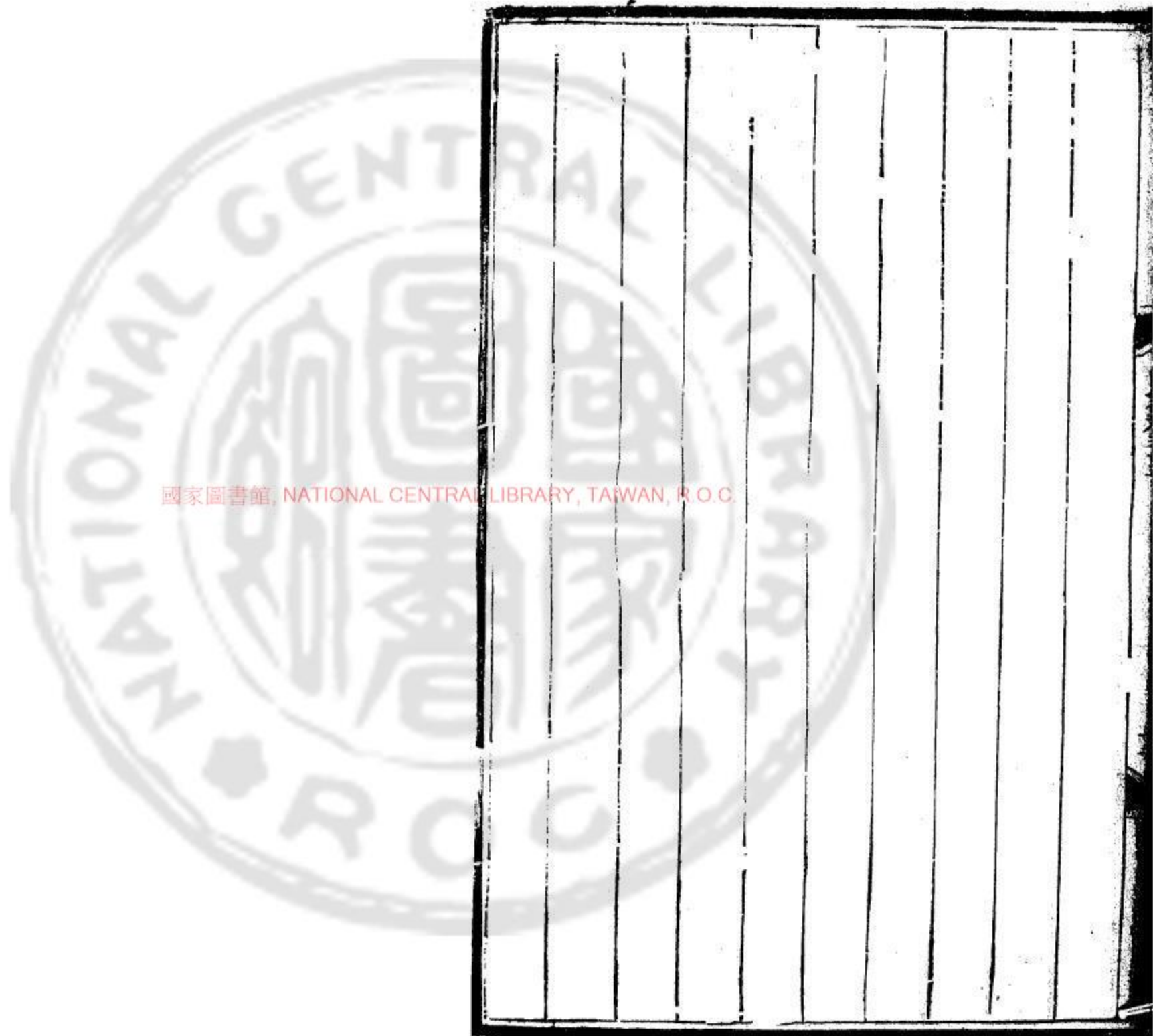
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  
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  
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  
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  
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遇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  
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  
自以為得兮吾將誰咎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孫公墓銘未嘗罪言者五字上一宜壽兮宜字上一

梅聖俞墓銘號詩人者一作號見其文一作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四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 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平人也贈太傅諱溫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社齋郎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理寺丞太子右一作左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

書虞部比部駕部三貞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  
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  
公夫人薨葬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葬歲滿通  
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于許州之郟城嘉祐  
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  
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為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  
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  
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  
無事明年蜀大饑今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  
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

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為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為政  
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為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  
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  
君子男一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  
州司戶叅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  
乙酉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葬其  
女弟之夫歐陽脩為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為政  
鄉州兮稱于長老匱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  
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其叔父是為簡肅公以公蔭為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為簡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後簽書通判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之復為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年二月甲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

而子弟多賢材君為人開爽明秀幼為簡肅公所愛若已過一作斯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為民政遂有聲平居喜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懟色至卒窮以死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

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鄉  
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脩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  
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爲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于名族嗟吾得之兮旣哲而淑有能  
不施兮不遐以趣卒困于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長  
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  
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  
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

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  
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孱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  
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  
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  
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  
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  
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忌譏世俗頗駭其言由是  
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然有擠之  
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  
矣不幸遇疾以卒旣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

臣者猶指先王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不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三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

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

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一有仁

物義果於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

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

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

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

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

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

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文薦之

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

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

友人廬陵歐陽脩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

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一作寒餒不自勝今

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

此無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

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

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

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逾一作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有

與子之道兮逾一作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有



亦云遑遑一世之中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  
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  
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趙郡墓誌銘

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山人也君之  
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二字無此久矣當  
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  
歐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  
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

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  
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  
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  
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  
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  
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  
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  
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  
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  
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

進士再不中天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  
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  
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作  
精精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  
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  
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  
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  
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為上其書召  
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

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

祿與陳州項城縣

此一無字姚

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

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

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

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

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

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口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

逢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心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

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

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

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官口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歎明允大器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為晉陵著姓

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為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一有出字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為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

度支句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以  
本官知制誥兼句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  
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  
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  
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  
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  
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  
司審刑院群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  
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

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為人清儉謹默內  
剛外和群居笑語謹譁獨正容色温温不動聲氣與  
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莅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  
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  
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  
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  
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  
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  
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  
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一作用

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  
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  
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  
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  
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  
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群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  
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祠于山川即建言儲位  
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  
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  
行天人一作文災異之說南京鳴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火德  
而二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  
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  
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  
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  
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  
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  
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  
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一作易少  
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

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  
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  
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  
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  
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  
建軍為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  
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  
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  
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  
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  
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為苟止而妄隨故其  
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  
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  
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群臣方  
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馱之曰變法古人  
一作今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  
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  
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

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  
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  
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  
此英宗即位拜一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  
仕未一作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  
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  
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  
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即以  
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

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

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

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  
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  
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寐累贈太師兼  
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  
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  
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  
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  
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為  
都官貲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

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日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常寺太祝行脩守祕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祕書省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奕脩慎脩益脩公自此無為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

十一有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蔚有嘉話一作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知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薛長孺墓銘** 鄉州故州一作稱于一作

**蘇君墓銘** 志也慤志一作慤

**胡公墓銘** 兩浙路路一無風俗一作于山於一作陰生於

子當作入金歲幾何金一作幾何入十一月某日甲一作追

封二字祖惟曾祖妣皆削去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五

墓誌三首 獨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為柳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為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陵府建寧縣令父諱某

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昇之女  
子男六人絢總紀經維綬絢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  
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  
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章  
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  
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  
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旣以疾廢慨然歎曰  
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  
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爲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  
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

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  
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可  
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  
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  
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旣不自見於言而  
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  
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  
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  
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  
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  
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  
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馱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  
既已排群議進退一作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  
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  
事感激無所回避一有權倖畏歛不敢撓法干政  
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  
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

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  
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  
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  
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  
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爲  
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  
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  
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  
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道一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  
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一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

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字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  
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  
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尤有知其風  
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  
其甚害徃時閩人上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  
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  
以師禮而陳襄鄭穆士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  
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喪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

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  
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徃徃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  
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青終身困  
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  
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  
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  
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  
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  
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

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  
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  
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  
喜破姦發一有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  
蠹弊切磨剝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  
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  
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間  
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  
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

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  
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  
爲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  
二一作而一作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  
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  
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  
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  
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  
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

客有射矢誤中一有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  
事既聞上上又有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  
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干  
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  
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  
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  
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  
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  
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  
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秘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及弟之

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  
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  
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  
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  
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  
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  
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  
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謹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  
一作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

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旣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竊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始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圻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一有柳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